

# 異國鴛鴦生死戀

(本文插圖刊第71頁)

## 西方美人與陸徵祥

●王 威 (大陸旅美作家)

### 得天獨厚外放歐洲

陸徵祥字子與，後改爲子欣。一八七一年生於江蘇上海。他的父親是上海耶穌教會的傳教士，因爲和外國牧師接觸較多，關係日益密切，他很快就將陸徵祥送入上海的廣方言館學習外文。畢業後進入同文館深造，時年二十一歲。由於他外文成績特優奉清廷指派，在駐俄公使館服務，他勤懇好學，很得欽差大臣的賞識，由學習員升爲四等通譯官，再升三品知府銜二等參贊。

當時帝俄宮廷裏的酒會和舞會很多，陸徵祥不僅懂外文，而且他熟悉外交禮儀，應對起來十分得體。清廷駐俄欽差大使每次被邀請時，總帶陸徵祥參加。當時歐洲列強都看不起中國，因此在宮廷舉行的宴會上，對清廷使節頗爲冷淡，獨對年輕的陸徵祥另眼看待。陸徵祥少年英俊，談吐文雅，各國駐俄使館官員，見陸徵祥跟其他清廷駐外官員不同，腦後沒有辮子，穿着入時的西裝，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法語，大家都樂與他交往。陸徵祥逐漸成爲帝俄宮廷宴會中的一位活躍人物，博得衆多外交官夫人的好感。引起一位比利

時少女的好奇。這位比利時的少女就是後來成爲陸徵祥夫人的培德·博斐小姐。她當時是一名高中學生，她的祖父、父親都是比利時的將軍，她的父親與比利時駐俄公使羅賀是親戚。當羅賀要出使俄國時，培德·博斐小姐不顧家人的勸阻，執意要跟羅賀到俄國去讀書，培德在學習之餘，經常陪同羅賀出席各種國際性的應酬活動。

### 邂逅比姝兩情繾綣

培德·博斐在一次大型舞會上，遇到一位年輕英俊的中國外交官，他就是陸徵祥，他不穿長袍馬褂，而是穿着裁剪考究的西裝，更顯得瀟灑漂亮。陸徵祥看到培德·博斐這位天真爛漫的西方美人正在注視他，也不免心動，雖然他對西方貴族小姐和外交官夫人從不敢有非份之想，但這次不同，他感到這位西方妙齡女郎實在太可愛了，陸徵祥主動上前邀舞。少女微笑起立，當他手臂挽住培德小姐苗條的身體時，依然保持東方人的距離，培德小姐第一次和陸徵祥跳舞，既興奮又緊張，她不停地提出各種問題，陸徵祥都一一回答。本來那時作爲一個中國人，因爲國家衰

敗，站在西方人面前不免有些自卑，現在陸徵祥看到一個西方姑娘對他如此熱情，他一下子喜歡起這個姑娘來了。而培德小姐見陸徵祥舉止文雅，極有風度，頓生愛慕之心。一曲終了，兩情依依，竟不願分手。培德小姐提出約會要求，陸徵祥滿口答應。在以後的幾次約會中，兩人愈談愈情投意合，難捨難分。這件異國戀愛事件，很快被清廷欽差大臣許景澄等人知道，他們都極不贊成。陸的朋友也表示反對。家人則認爲堂堂中國人娶洋姑娘爲妻，有辱列祖列宗的家法，堅決反對。但陸徵祥深陷愛河不能自拔，他不願長官訓戒，也不願家人、朋友們的反對，執意要娶培德爲妻。許景澄見勸阻不成，便奏明清廷，從有利外交出發，准其聯姻。一八九九年春，陸徵祥和培德小姐在俄國首都莫斯科舉行了西式的結婚典禮。

### 得力助手培德夫人

婚後，二人相親相愛，雙雙出入於各種外交場合。培德夫人周旋在衆多賓客之中，雍容大方，端莊高貴，溫柔有理，儀態萬千。尤其閨房之中的浪漫大膽，新潮作風，令陸徵祥萬分憐愛驚

喜。一九〇六年，清廷新設駐荷蘭公使館，陸徵祥被清廷選中，委派為欽差大臣，首任駐荷蘭公使。不久，又調任駐俄國欽差大臣。陸徵祥如此官運亨通，培德夫人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辛亥革命成功後，清朝覆亡，陸徵祥帶著培德住在北京。培德已入鄉隨俗，像中國婦女一樣，每天在家等候丈夫回家，閉門不出。以致使當時任總統的袁世凱感到奇怪。有關此事，陸徵祥在其日記裏，有這樣的記載：「袁項城（世凱）一次問我：『陸夫人為什麼不出門？連拜見總統夫人都不出來？』我說：『內人現在已經完全中國化了，像中國女子一樣，不愛出門。』項城含笑說：『這好極了，今晚總統府宴請英國公使為其餞行，便請陸夫人來陪英使夫人。』我說：『內人一定來。』這是我內人第一次到中國赴宴會應酬。後來，項城任命我內人為總統府禮官處女禮官長。』女禮官長的職務是專門在總統府內招待各國使節夫人。後來又掌管新華門內的一切事務，培德夫人一時成了女「宮內大臣」。

### 短命內閣外交總長

袁世凱出任總統時，陸徵祥先出任唐紹儀內閣外交總長。唐紹儀辭職後，他奉命組閣，由於陸徵祥生性懦弱，在出席參議院會議時，隻字不談施政方針，只說些無關緊要的話，參議員聽罷大譁，對他提出的內閣成員名單一律否決，而且還要提出彈劾。陸徵祥嚇得躲進醫院，整日裏唉聲嘆氣。在袁世凱的催促下，他重新提出六個人的內閣名單，還是在軍警的恫嚇下，才算勉強通過。

過。他坐上總理位子後，只管看看公文簽簽字，根本拿不出辦法來，不久便被彈劾辭職，從任命到離職，大約只有十幾天，他的內閣大概是中國最短命的內閣了。一九一二年九月，陸徵祥出任趙秉鈞內閣外交總長，後改任袁世凱外交顧問。

一九一五年一月再任外交總長。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對德宣戰，第二天日軍出兵攻佔中國青島，侵犯濰縣，攻入濟南，破壞中國中立。袁世凱一心想當皇帝，也不管日本破門而入。日本總理大隈重信看準袁世凱要推行帝制，不敢得罪日本，他便在他的住所（即現在東京早稻田大學大隈園）與閣僚和元老擬定了對華政策，此後，加藤外務大臣指示外務省，把包括軍部在內各方面的要求綜合在一起，三易其稿，最後歸納為「五號二十一條」。在此基礎上，十一月十一日日本內閣會議制定了對華交涉方案。應召回國述職的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十二月初，得到了二十一條的文本和有關實施的指示。

### 簽字代表為妻鄙視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下午，日本公使日置益以剛剛返任為由，前往懷仁堂拜會袁世凱總統。他說：「日本帝國政府對大總統表示誠意，願將多年懸案一併解決，以達親善目的。」他把日本對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遞交給袁世凱，並逐一加以說明。他還說：「今次如能承允所提條件，則可證明日華親善，日本政府對袁總統亦可遇事相助。」最後日置益要求對此事嚴守秘密，不得將內容洩露。袁世凱表示在詳細考慮之後，由外

交部給予答覆。

日本要求的基本內容如下：

第一號：關於山東問題四條：日本擬向德國協定取得德國在山東享有的一切權益；日本建造由煙台或龍口連接膠濟路的鐵路；中國從速開放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為商埠等。

第二號：關於日本在南滿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的七條：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日本臣民在南滿及東部蒙古為蓋造商工業應用廠房，或為耕作，可得其所需土地的租借權和所有權；可在這個地區任意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各項生意；可獲得在該地區的開礦權；中國政府如准許他國在該地區建造鐵路或以該地區課稅作抵押向他國借款時，應先經日本政府同意而後辦理；如中國政府在該地區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須先向日本商議；中國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政府，期限九十九年。

第三號：關於漢冶萍公司二條：俟將來機會相當，將該公司作為兩國合辦事業；所有屬於該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該公司以外之人開採。

第四號：僅一條，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共七條：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當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所有在中國內地設立的日本醫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須將必要地方的警察作為中日合辦，或在此等地方警察署內聘用多數日本

人，以資全面籌劃改良中國警察機關；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等。

當天晚上，袁世凱召集內閣會議，商議對策，經過幾天會議，決定在不妨礙主權的情況下，可以滿足日本的一些要求。

中日談判自二月二日開始，中方代表是陸徵祥和曹汝霖，日方代表是日置益等。日本方面態度極為強硬，它早已看到中國好欺，歐美各國忙於大戰，無力東顧，而中國爲了爭取外交界及輿論支持，袁世凱政府向英美外交官和報界透露了日本的部分要求。

消息傳出後，中國民衆憤慨之極。集會、演講、通電全國，建立反日愛國團體，抵制日貨，各種各樣的愛國活動遍及全國，紛紛譴責日本想要滅亡中國的侵略意圖，堅決要求政府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日本怕事態有變，便於五月七日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限中國四十八小時內明確答覆。日方來使竟然用木杖擊打陸徵祥的辦公桌，聲言如不同意，將採取斷然措施。

這一下，袁世凱慌了手脚，他不顧喪權辱國，全部接受日方的無理要求，急忙指派陸徵祥前去簽字。陸徵祥一向唯上級之命是從，此次却有些顧慮，他深知簽字的責任和後果，如果抗命不簽吧，又怕得罪袁世凱，在萬分無奈之際，不得不將此事告訴培德夫人。洋太太一聽大吃一驚，她說：「我真不了解你們中國人，以中國之大，竟對付不了小小的日本！」陸徵祥說：「日本已是強國，中國積弱太久，袁世凱又獨斷專行。這字我不簽，袁世凱也許會假禍於我。」培德連連

冷笑說：「平日見你能言善辯，認爲你還是一個大人物，想不到你竟不問是非曲直，一味奉承上峯，甘做國家民族罪人，我真錯嫁了你。」陸徵祥連忙陪笑道：「我的好太太，你還不了解我嗎，雖然我是外交總長，但我也得聽人家的。」培德夫人看到丈夫這一副窩囊相，簡直傷心透頂，在傷心之餘，又可憐起陸徵祥來了。畢竟是自己的丈夫，再說她也知道在袁世凱手下幹事，整天担驚受怕，日子並不好過。她沒有再說什麼，心裏想的是中國這個腐敗大國，和她這個中國丈夫，她耿耿於懷，至死不解。

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陸徵祥與外交次長曹汝霖秉承袁世凱的旨意，對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除第五號外，全部簽字接受。從此，培德夫人對丈夫失去了往日的熱情，每日過着相顧無言，同床異夢的生活，陸徵祥自知愧對培德夫人，內心也很痛苦。

一九一七年八月，段祺瑞任內閣總理，宣布對德、奧宣戰。這時陸徵祥任外交最高委員會委員，他積極爲段奔走。他爲什麼如此賣力呢？因爲他預料德、奧必敗，協約國必勝，中國參加了協約國，大戰勝利後，中國的國際地位必將提高，這樣就可以取消日本強加給中國的「二十一條」。

## 巴黎和會險遭杯葛

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在一九一八年七月結束。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會召開，中國由陸徵祥、王正廷、顧維鈞、施肇基和魏宸組成五人代表團出席會議，陸徵祥是總代表。臨行前，陸徵祥

向培德夫人表示，一定要據理力爭，取消「二十一條」。

但日本早在巴黎和會召開前，就買通了英、美、法、意等國，讓他們承認「二十一條」已是既成事實，不再過問。關於山東問題也因日本暗地疏通英法，會議也決議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眼看和約就要簽字，陸徵祥又一次面對抉擇。就在簽字的頭一天，恰巧有幾位在法國的山東華工，聽說陸徵祥又要簽字，便找到陸的住處，但沒有見到陸。他們便將率先準備好的一隻手槍和一份警告書留下，警告書上寫道：「狗奴陸徵祥，你果然是簽字專家，你簽了『二十一條』，如今又要出賣山東，明天你要是簽了字，我們弟兄一定在馬賽等候，叫你回不了中國。」陸徵祥回到寓所看了警告書後，嚇得要命，立即找其他代表會商。他說：「我們奉命而來，如果不簽，怎麼向總統交代？」代表團也舉棋不定，政府授權代表團可以簽字，消息傳出後，舉國憤怒，五月四日北京學生數千人在天安門前集合，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口號，會後舉行遊行示威並通電全國，各地紛紛起來響應，致使代表團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培德夫人得知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消息，很爲丈夫高興，巴黎和會結束後，代表團乘船回國，船到吳淞口，只見岸上黑壓壓一大羣人，原來是上海各界人士歡迎不簽字的代表歸來，陸徵祥對歡迎的羣衆講了話。他說：「政府要我們簽字，我們沒有簽，承蒙大家來歡迎，

看來我們沒有作錯……」話還未說完，羣衆爆發一陣熱烈的掌聲，並高呼口號：「不要和日本人談判！」面對羣情激昂的羣衆，他慷慨陳辭：「諸位請放心，我們決不會和日本人談判！」

培德夫人得知他沒有簽字，並受到羣衆的熱烈歡迎，她一改往日對他的冷淡，熱情歡迎陸徵祥的歸來。可是不久，培德夫人得知陸徵祥沒有簽字的原委之後，她又陷入極度的失望中。

陸徵祥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卸任了外交總長職務，改任外交委員會主委。一九二二年出任瑞士公使，一九二七年去職，後又調任駐荷蘭公使。

### 絕食三天超脫宦海

一九三三年深秋，法國巴黎已是秋風蕭瑟，

寒氣逼人的時候了。在市區的一所醫院裏，培德夫人正平靜地躺在病床上，她已昏迷多日，看來她的病已經無救了。她的僕人正在按醫生的吩咐爲她準備後事。突然她醒了過來，微微睜開了她的雙眼，口中唸唸有聲，僕人急忙上前側耳傾聽，記下了她給丈夫的臨終遺言：

「子欣，我的病大概是沒有希望了。親愛的，你平生都很對得起我，只有一件事，我認爲最不光彩。這件事，不僅對不起我，更對不起你的國家，並且對不起天主，我死了以後，你最好趕快到比利時從前我學習的學院教堂裏去服務，也許能得到天主的赦免，還可望到天國去。子欣，永別了！」

培德夫人說完，又一次昏迷過去，再也沒有

醒過來，她帶着不能當面責備丈夫的遺憾，到天國去了。

陸徵祥看到太太的臨終遺言時，痛哭失聲，他絕食三天後，因爲他們沒有子女，一無牽掛，便依照太太的遺言，到比利時去，進入天主教本篤會聖安德修道院做了修士。從此不問政治，一心修道。

修業期滿，升爲神父。一九四六年羅馬教宗任命他爲聖伯德祿修道院榮譽院長。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死去，他都沒有離開過修道院。

歷任北洋政府駐外公使和外交總長的陸徵祥，能超脫世俗，拋棄宦海生涯，毅然決然去修道院修道，這種精神，在中國近代官場中是絕無僅有的。

## 中外雜誌稿約

- 一、本誌園地公開，作者文責自負，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中外古今、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誌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本誌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本誌交由「時代文摘」或「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不許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